

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

周支隊大鬧平川

馬 烽 著



工人出版社

本書內容介紹



這本書講的是革命戰士勇敢機智戰勝敵人的故事。抗日戰爭中，八路軍某連通過敵人封鎖線的時候，一個小通訊員掉了隊，後來，他在當地羣衆掩護下，發動青年展開鬥爭，幹了很多大事，最後用計攻下砲樓，俘虜了很多偽軍，勝利回到連隊。全書共有一萬一千字。

書

(5193)

周支隊大鬧平川

著者	馬	烽
繪圖者	劉	繼
出版者	工	人
	出	版
	社	
	北	京
	北	新
	廣	路
	院	前
	四	號
總經售	新	華
	書	店
印刷者	工	人
	出	版
	社	印
	刷	廠

1—50,000 (累) 120,000
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二次印刷

(定價：一千元)

佈的多個一看提筆

周支隊大鬧平川

說的是抗日戰爭中的一段小故事，這故事發生在一九四一年的夏天。

有一連八路軍，從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往晉東南抗日根據地開動。他們的任務是護送一批幹部，通過八十里寬的晉中平川。那時，整個晉中平川，完全控〔G X L〕制在敵人手裏，敵人紮〔Z Y〕下的據點，稠〔C X〕密得像天上的星星，每隔十里二十里就有敵人的碉堡砲樓。並且從南到北有三條封鎖線：一條是太汾〔T F〕公路，一條是汾河，再有一條就是同蒲鐵路。沿鐵路兩旁，挖着丈數多深的護路溝，另外每隔五里一崗〔G L〕三里一哨，照敵人的說法：這真是天羅〔T L〕地網〔D W〕，飛鳥也難過去。

一天半下午，這一連八路軍和三十多個幹部，到達了西邊山頂的

范「七七」家莊，站在村邊上，瞭「八一」得山下的晉中平川，清二楚。當時因為天色還早，隊伍先在村裏住下來，一面派了幾個偵「七七」察員下山去偵察情況；一面休息吃飯、擦武器，收拾鞋襪。王連長和趙指導員，忙着計劃行軍路線；通訊員周全全忙着找嚮「八一」導。大家都在積極準備夜晚通過封鎖線。

太陽落山以後，一切都已準備妥當，隊伍便開始出發了；王連長帶着一個排在前邊



“往後傳：不要咳嗽！”

開道，趙指導員帶着兩個排，保衛着三十多個幹部隨在後邊，通訊員周小全在前隊和後隊中間來回跑着傳話取聯絡〔ㄨㄨ〕。大家不說話，也不抽烟，只是一個跟着一個快步走。下山以後，平平安安通過了太汾公路，就在敵人據點中間彎〔ㄨ〕來繞去的行進。夜很黑，四處敵人碉堡裏射出一點點燈光，遠近的村子裏，不時傳出一兩聲狗叫。隔不久，前邊就一個傳一個低聲傳下話來了：『往後傳：不要咳〔ㄅ〕嗽〔ㄘ〕！』或者不：『往後傳：腳步輕點！』在這樣地區行軍並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如果一不留神被敵人發現了，四圍圍敵人的大兵力，馬上就會包圍過來。

這樣悶着氣走了多半夜，便到了汾河邊上。因為有橋的地方敵人都安着碉堡，沒法子通過，大家只好脫了褲子，一個拉着一個從水裏蹚〔ㄘ〕過去。過了汾河又走了七八里地光景，前邊傳下話來讓都卧倒，大家便都臥〔ㄨ〕在地上，也不知前邊發生了什麼事，但也聽不到槍聲。正在這時，通訊員周小全彎着腰從前邊跑到後面來了，低聲告訴大家說：『前邊是鐵路，連長讓等他們把哨兵撲了再走。』他一面低聲說，一面順着隊

伍向後走去，找趙指導員報告情況。

過了有半炷〔半〕香工夫，前邊又傳下話來，隊伍才又爬起來前進。到了鐵路跟前時，只見封鎖溝上搭〔方〕着兩根電線桿，王連長和幾個戰士站在鐵路上，低聲催大家快走。隊伍一個跟一個，蹣〔蹣〕着電線桿過了封鎖溝，橫跨〔過〕鐵路，又過了第二條封鎖溝，便開始了急行軍。一直走到第二天早晨，爬到東邊山頂一個村子裏，隊伍才停下來休息。這時，大家發現隊伍裏有兩個穿黃衣服的偽軍。原來就是夜間在鐵路上活捉了的敵哨兵。

王連長和趙指導員，忙着清查人數：所有幹部戰士都不少一個，單不見了通訊員周小金。當時大家都議論開了：趙指導員說：『過鐵路以前我還見來着，是不是掉隊走錯路了！』有的說：『也許是被敵人捉去了！』另一個戰士說：『依我看呀，哼〔哼〕！十有九是開小差了，他家也是平川裏的，離鐵路線不遠，一天就奔〔奔〕到家了！』又有個補充道：『咱們一個跟着一個走，又沒碰上敵人，怎會走錯路？怎會被活捉？』這樣一

說，大家都猜疑是開小差了。有些戰士就罵起來了：『這小狗日的，平素表現倒滿不錯，不想是裝蒜（ㄓㄨㄢˇ）』！『當逃兵開小差！真他媽給咱八路軍丟人！』王連長和趙指導員也不好肯定說周小全到底怎了，只是說等返回來時候再調查吧！

這地方離敵人還很近，隊伍沒敢多待，只燒了點水喝，便開走了。

回頭再說說通訊員周小全。夜間他從前隊跑到後隊，向趙指導員報告完情況以後，便跟在隊伍最後邊走。臨過封鎖溝在電線桿上沒踩穩（ㄨㄣˊ），一失腳便閃在了溝裏，當時把腿



周小全一失腳便閃在了溝裏

跌〔ㄉㄨㄛˊ〕傷了，半天才掙扎〔ㄗㄥㄓㄚ〕着站了起來，向兩邊一望，只見土埂〔ㄊㄨˇ ㄊㄨㄥˊ〕有丈數來高，並且鏟〔ㄘㄢˇ〕得像牆壁一樣陡〔ㄉㄨㄢˇ〕，爬又爬不上去，叫又不敢叫喊。一個人在溝底急得手心裏直出汗。想了半天，便拉〔ㄗㄥㄓㄚ〕着槍順溝往南走，想找一處能爬上去的地方，一直走了二里來地，才發現西邊有一處土塌〔ㄊㄨㄚ〕了，墊〔ㄉㄨㄛˊ〕成了一個斜坡，他費了很大勁，才從斜坡上爬出了封鎖溝，便拉着槍，一步一拐〔ㄍㄨㄞ〕地朝北走，謀算再從搭電線桿的那裏過去。誰知還沒走到，遠遠就看見那地方手電亂幌〔ㄕㄨㄞ〕，敵人唔〔ㄨ〕哩哇〔ㄌㄩ〕啦說話。他嚇〔ㄒㄩ〕得只好趴在地上，隱隱約約聽見一個漢奸說道：『這一定是八路匪軍把哨兵摸了，把電線桿也砍〔ㄎㄢ〕了！』另一個道：『看！電線桿在封鎖溝上搭着咧〔ㄌㄨㄛ〕！一定是八路匪軍偷過去了！』接着又聽到一陣亂罵聲，把搭在封鎖溝上的電線桿也抽了。周小全不由得心裏涼了半截〔ㄉㄧㄥ〕，想道：『這可糟〔ㄗㄞ〕透了！該怎辦呢？』正在這時，那幾個敵人順鐵路朝南走來，手電向兩旁封鎖溝裏亂照。周小全忙拖着槍往後爬了爬，便鑽進一片大烟苗地裏。那幾個敵人走過去

一會兒，火車來了，老遠就看見了車頭上明閃閃的燈光，老遠就聽到了「轟隆」的響聲。火車過去不久，附近村裏的鷄就叫了，隨着東方也發出了灰白色。這時，周小全急得真像熱鍋上的螞蟥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追隊伍去吧？封鎖溝過不去；返回西邊山去吧？還有五六十里地，又要過汾河又要過公路，再說腿也跌拐了，眼看天也快明了。一個人穿着軍衣大白天活動，簡直等於自找死路。思來想去，只好決定先在野地裏躲過白天，等夜裏再想辦法。他見這地方離鐵路太近，於是拐着腿又往西走了三四里地，便躲進一片大墳地裏。這時才覺得身上很疲乏，兩腿酸痛，肚子也餓了。渾身一找，發現裝着炒麵的乾糧袋沒有了，他想一定是掉在封鎖溝裏了。沒有辦法，只好躺在墳頭後邊睡覺。可是翻來轉去睡不着，他想：連裏的同志們說不定會以為自己開小差了，說不定有的同志還會罵自己。以前在連裏的時候，也和一些同志們生過氣、吵過嘴，如今雖然和他們分離開還不到半天的工夫，但却很想念他們。一個人躺在墳地裏，感到十分孤單，

心裏覺得好像受了點委屈〔ㄣˊ〕，不由得偷偷哭了。但隨即擦乾了眼淚。他想到：自己是一個革命戰士，又是一個共產黨員。趙指導員在上黨課的時候常常講：『一個共產黨員要經得起各種考驗，在任何困難環境中，也決不能向困難低頭。處處要為黨的利益着想。……』他又想到：萬一被敵人抓住的話，只有為黨犧牲，……就這樣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覺睡着了。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聽得有人在說話，他忙睜〔ㄕㄨㄥ〕開眼一看，太陽已經正午了。說話的聲音好像就在跟前，只聽一個老漢的聲音說道：『咱惹〔ㄖㄨˊ〕不起！等着吧，遲早有人會來收拾他的！』一個青年人的聲音道：『依我說呀，不如聯合幾個人，悄〔ㄑㄧㄠ〕悄地拉出去活埋了狗日的！』周小全聽了這幾句話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心想：『一定是被漢奸發現了，正商量處置我啦！』他連忙坐了起來，把槍拿在手裏，把手榴彈蓋〔ㄍㄟ〕開，準備決一死戰。他想站起來觀察一下敵人的動靜，可是因為睡了多半日覺，跌傷的右腿反而痛得動也不能動了，他咬着牙，忍〔ㄣˊ〕着痛，慢慢爬到了墳頭上，伸頭向四處一望：只見就在這個墳頭前的大

樹下坐着兩個人，一個五十來歲的老漢，正在抽烟；另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，拿着草帽當扇子搧〔fān〕，靠樹立着兩張鋤。這時，只聽那個老漢接着又說道：『那事可做不得，他是日本跟前的紅人，弄死他日本能不向咱村要人！』那個青年把草帽一扔〔dā〕說：『毬〔xi〕！我是受不下這份氣去，還不如早二年參加了八路軍！』周小金聽他們談的是另外一回事，心裏便平靜了。一面爬了過去，一面喊了句：『老鄉！』那兩個人却大吃了一驚，



“啊！你真是咱的人呀！”

那個老漢的臉都白了，那個青年起初也嚇呆了，隨後看清他穿着灰軍裝，佩〔ㄅ〕着八路符號，便用手比了個八字問道：『你是這？』周小金點了點頭，便坐下來。他見那個老漢用懷疑的眼光看他，於是便把自己怎樣掉隊的情形說了一遍，那老漢才算放下了心事，說道：『啊！你真是咱的人呀！剛才我還擔心是敵人冒充哩！今天一清早就聽村裏人傳說，夜裏過了幾千幾萬八路，把鐵路上的電線桿子也砍了，把放哨的也活捉了。』說着，跑過來看了看周小金跌傷的那條腿，說道：『唉〔ㄞ〕！這是把筋扭〔ㄋ〕住了，非好好揉〔ㄖ〕不可！張二和，你來抱着他，我給揉一揉！』那個青年便過來抱着周小金，老漢用力揉了好半天，痛得周小金眼裏直往出滾生淚。接着，他們又問詢〔ㄒ〕周小金叫什麼名字，哪裏人，參加隊伍幾年了，……周小金告訴他們說叫周小金，也是平川裏人，家裏很窮，爹因為繳不起租子，被地主逼得上了吊；姐姐被日本人踏〔ㄊ〕蹋〔ㄊ〕死了。那時他才十六歲，一怒氣就參加了八路軍，已經三年了。如今家裏只留下母親和一個弟弟。

周小金談完，那個老漢把手一拍說：『這可越說越親近了，我也姓周，五百年前都是一家子。我小子也在咱八路軍裏，日本人反來那年就走了。』後來，周小金告訴他們說肚子餓了，求他們給想點辦法。張二和搶着說：『哈呀！你怎不早說！我回取去！』周老漢說：『你陪（ㄉㄟ）同志坐一陣，我回取去，你們眼活點，防着有外人來看見！』說完扛（ㄅㄛ）上鋤頭走了。

這裏留下了周小金張二和兩個，談談說說的很熱鬧。周小金問他們是哪個村的，剛才說要活埋誰，……張二和告訴他說：他們是北邊那個村裏的，村名叫東河堡，離他村五里的趙家莊就紮着敵人的據點。他村的偽村長任培厚，仗上敵人勢力欺壓羣衆，貪污說（ㄜ）詐（ㄜ），強姦（ㄇㄛ）婦女，他家蓋房子，派民伕（ㄇㄛ）給抬（ㄅㄛ）磚抬土，他家的地也是派民伕給耕種。他們今天鋤的這片穀子地，也是被任培厚派的差，誰不聽話就拉到廟上打，……最後張二和氣得說：『日他祖宗的，老百姓不能活了。』前三四年，我們村也住過八路軍，那時跟上走了的人很多，我真後悔沒

參加了！』周小金說：『只要決心抗日，如今參加也不遲！』張二和說：

『哎〔五〕！我跟你走吧。我爹娘都已死了，家裏只有個哥哥嫂嫂，也沒甚留不下的！』周小金高興的說：『好，咱們一塊到我們連上去，我們連長指導員可好啦！』張二和說：『你這腿也不好行動，先悄悄住到我家去，等你好了咱們一塊走。我還能拉兩個人，都是從小耍大的好朋友，我們私下常說：每天起來受敵人漢奸的氣，還不如那年跟上八路軍走了！』

兩個青年正講得起勁，周老漢用鋤把挑着飯罐〔又五〕子來了，走到墳地跟前，把飯罐子放下說：『二和你也一起吃吧，省得再回去了。』隨即解開懷取出幾件便衣來，遞〔勿〕給周小金道：『你把這幾件便衣換上吧，穿上軍衣在這些地方可不好行動！』周小金說了好多感謝的話。周老漢說：『沒關係，你們是為了抗日嘛〔口古〕！再說我小子也在外邊，也難免遇個三災六難！』

這時，張二和已盛下兩碗白麵條，裏邊還煮着些南瓜豆角。張二和一面吃飯，一面告訴周老漢說，他計劃讓周小金住在他家，等養好腿以

後，一塊參加八路軍去。周老漢說：『好麼！不過住在你家不如住在我家，一出我家的後門就是野地，有個風吹草動也好跑！我剛才回去已經計劃好了。』等周小金吃完飯，換上便衣，三個人又商議了一陣，周老漢說：『我們趕緊鋤地吧，今天鋤不完明天任培厚又要罰工了！』又回頭對周小金說：『你就在這墳地裏歇會兒，等天黑以後，我們把你攆回村裏去！』周小金又說了許多感激的話，看着他兩人鋤地去了，一個人便又躺在墳頭後邊，心裏說不來是高興，也說不來是難過。他想：趙指導員上課時常講，八路軍好比是魚，老百姓好比是水，魚離開水就不能活。今天他才真正體驗到這句話的意義了。

周小金在墳地裏睡一陣、坐一陣，一直等到太陽落山以後，周老漢和張二和鋤完地來了，三個人商議了一下，便由張二和攆着周小金，周老漢拿着槍和鋤，悄悄向村裏走來。幸喜天已經大黑了，路上沒碰上人，他們繞到村北邊，從後門到了周老漢家，張二和把周小金放下，便回家吃晚飯去了，周老漢吩咐他說：『二和，出去可不要亂說啊，這可是性命

關天的事！『張二和說：『你想我還能隨便去亂說！』

這家共三口人，除了周老漢，還有五十來歲一個老婆，和一個十五六歲的閨（閨）女。一家人很熱心地照顧周小全，周老婆是個很和氣的老太太，一見周小全就流着淚說：『唉！可憐的，我貴貴在外頭，說不定也會遭（遭）這樣的難！』隨後又問道：『你認識我貴貴不？他在你們八路軍二連四班裏，走了已經三年零七個月了！』周小全搖了搖頭說不認識。周老漢說：『那



張二和揹着周小全回村